第一章

为无产阶级盗取“天火”

学会用火，是人类驾驭自然力的第一次成功的尝试，也是人类脱离动物界步入文明世界的关键一步，因而，世界各个民族的远古神话中都有在人间传布火种的英雄。其中最富有史诗意义的是古希腊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他因为人类盗取天火而遭到天帝宙斯的迫害，被铁链锁在石柱上并由一只恶鹰啄食肝脏，但他对自己的行为无怨无悔。他的身上寄托着人类对专制权力的蔑视和对光明未来的追求，从而他也就成为追求光明、追求真理精神的化身。对于世界无产阶级来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是“普罗米修斯”，他们所做的一切就是把人类解放的“天火”送到了无产阶级的手中。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军事理论从来都是统治阶级的专利，他们将这“天火”据为己有，拒绝被压迫、被统治阶级染指和享用，历史上不曾有服务于被统治阶级的军事理论家。马克思和恩格斯打破了这个局面。他们在创立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过程中，把建立无产阶级军事理论作为重要的工作，并取得卓越的成果。他们不仅把一种全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引进了军事领域，而且在战争基本理论、军队基本理论、战争指导艺术、军事科学发展规律等方面实现了重大的理论突破，提出一系列重要的理论观点。列宁在评价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历史功绩时指出：“他们教会了工人阶级自我认识和自我意识，用科学代替了幻想。”（《列宁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1 卷，87 页）这一评价同样适用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军事领域所做出的贡献。他们不仅教会了无产阶级如何正确地认识和分析战争这一人类社会生活中的怪物，而且使无产阶级意识到军事斗争对于争取自身解放乃至人类解放的必要性，懂得了正确地运用军事斗争手段去达到自己的目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把军事理论这一“天火”送到了无产阶级手中，为其科学地认识战争规律，进行军事斗争点燃了导航的“火把”。

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达成的默契，恩格斯把主要精力用于军事理论研究，为建立无产阶级军

事科学做了大量开创性的工作。“暴力论”是恩格斯的重要军事论说，集中体现了他和马克思对战争问题的基本看法。作为‘暴力论’的导读小册子，这里首先介绍一下恩格斯的军事实践和军事理论活动。

一、编外炮兵军士

1841 年 10 月 1 日，年届 20 岁的恩格斯向驻扎在柏林的普鲁士国王近卫军炮兵旅司令部报到，正式开始了为期一年的军旅生活。根据当时普鲁士不成文的习俗，资产阶级子弟在支付一定费用后可以免服兵役。恩格斯的父亲是一个富裕的工厂主，他希望儿子早日成为一个谙熟经营之道的商人，而不愿意让他到兵营里虚度光阴，并愿意为儿子免服兵役承担经济责任。但是，恩格斯却不愿意利用这个“特权”，他曾明确表示看不起那些“害怕凉水像害怕疯狗、以能摆脱兵役义务为荣的青年人”。可以说，恩格斯对服兵役所持态度是积极的。早在 1840 年春天，他就主动从见习经商的不来梅返回故乡巴门，向区征兵委员会报名，并通过了身体检查。由于父亲坚持让他完成 3 年的经商见习期，恩格斯才于次年秋季进入兵营。

恩格斯不拒绝服兵役，但对服兵役的地点却很挑剔。根据恩格斯的出身和身体条件，他可以加入近

卫军炮兵部队。当时近卫军的炮兵部队分驻在柏林、居斯特林、施潘道等地。恩格斯竭力要求征兵委员会和炮兵旅司令部，无论如何批准他在柏林服役。那么，柏林究竟有什么东西吸引着恩格斯呢？柏林作为普鲁士王国的首都，是反动势力的堡垒，并且气候也不如恩格斯的家乡那样宜人。恩格斯到晚年回想起柏林的生活时，还能感觉到牙缝里的沙土。然而，柏林却有当时德意志帝国一流的大学柏林弗里德里希一威廉大学（简称柏林大学），聚集着众多的知名学者，不同思想流派、不同政治观点在这里不时碰撞出耀眼的火花，是德国思想理论斗争的主战场。年轻的恩格斯就是被柏林深厚的学术氛围和激烈的理论交锋所吸引。对服役地点的选择，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恩格斯积极服兵役的真实动机。

还在德国当时最好的中学之一爱北斐特中学念书时，恩格斯就表现出了极高的心智，各门功课均名列前茅。他一心想成为歌德那样有学识、有思想的诗人，为此他希望高中毕业后能进入大学深造。但他的父亲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以一个工厂主的眼光，认为高中文化已经可以应付商行业务了，于是恩格斯不得不在高中二年级期末时退学，仅仅拿到了肄业证书。然而，恩格斯对于成为一个父亲所希望的商人毫无兴趣，尽管他听从父亲的安排先后在巴门、不来梅等地学习经商，但却从来没有放弃成为一个有

学识、有思想的诗人的梦想。他利用经商之余阅读了大量的文、史、哲书籍，创作了一批诗歌、散文、小说和文学评论，并同那些已经进入大学的昔日同学保持着密切联系，关注着德国思想界发生的各种各样的争论。通过大量阅读和严肃思考，恩格斯的内心世界发生了宗教与科学、神秘主义与理性主义的尖锐冲突。在不来梅的最后一年即 1839 年，恩格斯在《德意志电讯》上发表了《乌培河谷来信》，对渗透在家乡生活中的宗教神秘主义进行了清算，以自己的所见所闻揭露了那种非人的社会状况，批判了虔诚主义正统教派的反理性性质，指出了宗教虔诚主义的生活方式与社会贫困之间的某些内在联系。这标志着恩格斯经过痛苦的思考和探索，完成了同宗教虔诚主义的绝裂，站到了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民主主义立场上。此时的恩格斯更加不满意商行的沉闷空气，也更加向往充满激情的探索真理的生活，更加向往科学和民主的理性之光。去柏林服兵役，是恩格斯为追求自己的向往所做出的郑重选择。

恩格斯到炮兵旅报告后被分配到第十二步炮连。普鲁士当时的《服役条例》规定 经过考核证明具有一定的科学文化的青年，可服一年制志愿兵兵役，并解释说：“ 实行这种优惠的原因在于尽量少影响有文化的青年人长期的必要的学习；因为有文化的人无疑比没有文化的人能在更短的时间内掌握军事知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识。’根据这一规定,恩格斯服一年制志愿兵兵役。一年制志愿兵属于义务兵，不列入连队的正式编制，制服和膳食费自理，并享受许多优待，其中之一就是可以在兵营外租用私人住房。这一优待给恩格斯带来了很大方便，使他能把业余时间用于自己感兴趣的事情。父亲支付了服装费，并按时寄去支票，使恩格斯在整个服役期间无经济之虞。

恩格斯服役的近卫军炮兵旅是一支忠于国王的部队，绝大多数军官政治态度趋于保守。恩格斯对洋溢在军营中的保守气氛厌恶之极，他在给妹妹玛利亚的信中毫不隐晦地表达了对连队接受普鲁士国王检阅的轻蔑态度，说他对“在讨厌的宫廷广场来回奔跑毫无兴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1 卷，607 页）。但恩格斯对连队军官所表现出来的良好军事素质却给予了高度的尊敬。后来,恩格斯在《欧洲军队》一文中评价普鲁士军队的军官时说：“普鲁士军官在全世界同行中是最有学识的。”(《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集》,第 1 卷,258 页）这一判断显然包含了恩格斯的切身体会。恩格斯在步炮连受到了严格训练，其中包括队列、火炮操作、野战勤务以及火炮基本理论课程等课目。尽管恩格斯对普鲁士军队的机械、呆板的队列训练深感压抑，能躲避就尽量设法躲避，但总的来看，他完成各项训练课目和勤务的情况是不错的。在训练第一阶段结束时，他被顺利地提升为编外

炮兵军士。恩格斯在掌握炮兵基本理论方面表现出了极强的悟性，这在他日后所写一系列关于炮兵的论文中得到了充分体会。如他为《美国新百科全书》撰写的《炮兵》、《炮轰》、《炮击》、《炮座》、《爆炸弹》、《两桅小炮艇》、《炮艇》、《卡伦炮》、《炮手》等条目释文，就达到了当时炮兵学术的最高水平。他在一系列评述战争的论文中对炮兵战术技术的论述，也体现出了极高的造诣。

除了完成必要的军事训练外，恩格斯在服役期间的最大收获就是实现了深造的夙愿。他利用部队给予的优待条件，服役 6 周后在兵营外租借了民房，把全部业余时间用来旁听柏林大学的课程，参加青年黑格尔派知识分子组织的聚会。早在不来梅时，恩格斯就对青年黑格尔派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和宗教神秘主义的观点深感膺服。到柏林后，他很快就与青年黑格尔派有了接触，结识了这一派别的领袖人物施蒂纳、布鲁诺和鲍威尔兄弟等人。恩格斯在柏林大学选修了哲学、哲学史、神学和文学讲座，特别是系统学习了黑格尔哲学，对黑格尔的辩证法有了深刻的理解。在这个期间，恩格斯参加了青年黑格尔派对谢林的论战。谢林是德国著名哲学家，早年曾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及其附庸宗教神学，呼吁建立一个“理性的王国”，即资产阶级的法治社会；但晚年的谢林向右转，逐步成为封建专制主义和宗教神学的辩护士，提

出了体现了这种反动政治立场的“启示哲学”。1841 年 11 月间谢林应普鲁士国王威廉四世的亲自邀请，到柏林大学主持哲学讲座，讲授神话哲学和启示哲学。恩格斯在听了谢林的第一个讲座后，立即写了一篇题为《谢林论黑格尔》的文章，不久又以弗里德里希·奥斯渥特的笔名发表了《谢林和启示》、《谢林基督的哲学家》两本小册子，以极大热情捍卫了黑格尔辩证法，对谢林在哲学上的倒退和堕落作了尖锐批判，指出谢林的作为是企图使哲学再次沦为“神学的奴婢”。这些论文使恩格斯站到了反对谢林哲学的前列，同时也使他在柏林理论界崭露头角，成为青年黑格尔派的重要成员。然而，德国的严酷社会现实和柏林思想界的激烈交锋，使恩格斯的思想突飞猛进地变化着。他不久就同日益陷入主观唯心主义、把从事“理性批判”的“自我”视为历史创造者的青年黑格尔派疏远了。特别是在阅读了费尔巴哈的《论基督教的本质》一书后，原本就强调理论必须具有生机勃勃的实践品格的恩格斯很快就转到了唯物主义立场。在柏林服兵役的 1 年时间里，恩格斯从一个充满了理想主义的外省青年成长为一个唯物主义者和坚定的民主主义者，并且积累了丰富的学识和坚实的理论功底，为日后参与创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奠定了基础。

1842 年 9 月 30 日，恩格斯服役期满。连长冯·

韦德尔在“品行证书”中写到：“持证人一年制志愿兵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近卫炮兵旅第十二步兵连炮手，杜塞尔多夫专区爱北斐特区巴门人，现年二十一岁零十个月，服役已满一年，服役期间品德和执勤均表现优异，特此证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694页）10月10日，恩格斯在接受军医的身体检查之后，启程离开了柏林，结束了兵役生活。

服兵役期间，恩格斯在学识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展示了自己的才华，引起了德国理论界的注意。同时，他也积累了军队生活的直接经验，对部队训练、管理、后勤保障、战地勤务、工事构造等军人基本常识有了切实了解，并培养起对军事理论的浓厚兴趣。另外，一年的军旅生活也使恩格斯养成了良好的军人气质，凡是接触过他的人都对他的这种气质留有深刻的印象。曾经担任共产国际总委员会委员的列斯纳在回忆录中就这样说到：“从外表看来，恩格斯和马克思很不一样，恩格斯身材魁梧匀称，举止敏捷稳健，谈吐简洁有力，气概英武，好像军人一样。”恩格斯周围的人们把他称为“将军”，不能不说与这样的印象有关。

二、参与创建科学社会主义学说

恩格斯在结束兵役之后，于1942年11月间来

到英国的曼彻斯特，进入由他父亲做股东的“欧门一恩格斯棉纺厂”的办事处工作。在那里，恩格斯不仅深切地体会到经济和经济利益对整个社会生活的深刻影响，而且亲眼看到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尖锐矛盾，看到无产阶级为改变自己的地位所进行的顽强斗争，这促使他进一步从青年黑格尔派的哲学玄思中跳了出来，开始把自己的关注点转向经济，转向无产阶级。1844 年初恩格斯在《德法年鉴》上发表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844 年 8、9 月间恩格斯路过巴黎时拜访了旅居在那里的马克思，从此他们结下了被列宁称之为“超过了古人关于人类友谊的一切最动人的传说”的友谊，开始了终生的合作。此后，恩格斯和马克思或者合作或者独立完成了一系列论著,如《神圣家族》、《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论著。这些论著表明恩格斯同马克思一起，在完成他们的世界观和政治立场的转变之后，一步步建立起了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以及作为这个学说灵魂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们指出，历史的动力决不能归结为暴力、战争、掠夺、抢劫等等,恰恰相反;“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 2 版,第 1 卷,115 页）。以下凡同此书，只注卷次和页码。对那种把战争一类的暴力作为历史动力的传统观念做了批判。

恩格斯于 1844 年秋从英国回到德国莱茵，在故乡开展了政治组织和理论宣传工作。翌年 2 月，他在爱北斐特参加组织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学说讨论会的活动，并于 8 日和 15 日在会议上做了演说。在两次演说中，恩格斯作为一个共产主义者，对军事问题发表了意见。其看法主要集中在两点上：第一，无产阶级革命（恩格斯这时将其称之为“社会革命”）将是“穷人反对富人的公开的战争”。因为，这场革命的“矛头不是对着垄断权的所有，而是对着所有权的垄断”，即以彻底推翻人剥削人的社会制度为目的，所以“这个斗争无论如何要比以往的一切斗争更尖锐、更残酷”。第二，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中不再需要耗费巨大的常备军，因为“共产主义的国家”不会侵略别的国家。如果是为了自卫，则随时可以动员“适合作战的社会成员”，这些为“保卫真正的祖国、真正的家园”而战的“社会的成员”“将精神焕发、坚毅勇敢地作战，使受过机械化训练的现代军队也要望风披靡”（《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集》，第 1 卷，47～50 页）。严格地说，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在恩格斯发表这两次演说时尚未完全成熟，还有一些问题有待于解决，因此，恩格斯在这时所运用的一些概念，所阐述的一些理论还不是十分科学、严谨，如把“共产主义”和“国家”联系在一起。尽管如此，他所提出的基本观点，特别是关于武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装斗争在无产阶级革命中不可避免的观点，是科学的，是站得住的。

1847 年 10 月，恩格斯来到法国巴黎。同年初，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接受邀请，加入了由德国工人运动积极分子组织的正义者同盟。他们帮助同盟的领导者对这个组织进行了改组，使之摆脱密谋的性质，并使之更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与此同时，他们在同盟成员中进行了耐心而细致的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的宣传工作，努力使之成为同盟的指导思想。这年 6 月，恩格斯还作为巴黎共产主义者选出的代表出席了同盟在伦敦举行的第一次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表明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虽然还不被完全理解和接受，但已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会议期间，恩格斯起草了具有纲领性质的《共产主义信条草案》，阐述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的基本原理。恩格斯这一次到巴黎的主要任务，是为同盟争取更多的支持者和参加者，同时在同盟内部宣传科学共产主义理论。恩格斯说服同盟巴黎区部委员会拒绝由所谓“真正社会主义者”赫斯起草的纲领，并接受委托草拟了一份纲领草案。这个草案在 1914 年正式发表时，取名《共产主义原理》。在这个草案中，恩格斯系统地阐述了他和马克思共同创立的科学共产主义理论。草案采取的是问答形式。在回答“能不能用和平的办法废除私有制”这个问题时，恩格斯说到，但愿如此，共

产主义者也会是最不反对这种办法的人。但现实情况是，“几乎所有文明国家的无产阶级的发展都受到暴力压制”,所以“共产主义者将用行动来捍卫无产者的事业”(第 1 卷，239 页）。这个草案与恩格斯在爱北斐特的演说相比，其内容所体现出来的是已趋成熟的科学共产主义理论。它是《共产党宣言》的前期文献。

1847 年 11 月底，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在英国伦敦召开。马克思和恩格斯分别作为布鲁塞尔和巴黎的共产主义者选出的代表出席了这次大会。大会开了一个多星期，通过了同盟的章程并讨论了它的纲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大会上系统阐述了他们的理论，并经过辩论使与会的大多数代表接受了他们的理论。最后，大会委托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一份宣言，以阐明同盟的纲领。大会结束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回到布鲁塞尔着手撰写宣言。 1848 年 1 月底到 2 月初，经马克思最后定稿完成了宣言的撰写,以《共产党宣言》为名正式出版。《宣言》是科学共产主义的出生证书，它集中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多年探索所取得的成果，系统而扼要地阐述了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的基本内容。《宣言》中关于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思想，不仅科学解决了实现无产阶级革命目的的途径和手段问题，而且阐明了无产阶级革命必须要有军事上的准备，从而也就提出了创建和发

展无产阶级军事科学的历史性课题。

概括说，恩格斯在参与创建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过程中，从两个方面探讨了军事问题：一是军事斗争对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意义；二是战争对于人类社会历史的意义。前者着眼于支配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规律性，后者则着眼于支配人类社会历史的规律性。正是基于对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性质及其规律的深刻理解，同时也由于需要对战争这种特殊的社会历史现象做出科学的解释，恩格斯从参与创建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之日起，便把军事问题纳入了自己的理论视野。

三、起义军中的副官

1848 年的欧洲爆发了声势浩大的革命运动。这场革命从总体上来说，是一次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是欧洲大陆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封建专制主义的一次决战。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势力掌握了革命的领导权，但无产阶级在这场革命中作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发挥了作用，他们使革命具有更加激进的形式，产生了尽可能彻底的效果。这场革命沉重地打击了欧洲的封建专制势力，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当革命在意大利和法国发生时，恩格斯和马克

思正在布鲁塞尔为出版《共产党宣言》忙碌着。同时，他们密切关注着欧洲革命形势的发展，为无产阶级政党投入这场革命进行必要的思想和理论准备。3月中旬，当恩格斯和马克思获悉德国爆发革命的消息后,立即起草了《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具体提出了德国无产阶级政党的行动纲领和策略原则。随后他们一起回到德国，落脚在莱茵省的中心科伦市。他们之所以选择科伦，一是那里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支部十分活跃，团结了一大批群众；二是那里有人正在筹办一份富有革命精神的报纸。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到科伦便把这份报纸的主办权争取到手，并将这份报纸命名为《新莱茵报》。马克思任编辑部总编,恩格斯作为马克思的主要助手参加编辑部的工作。在马克思的主持下，《新莱茵报》实际成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中央机关报，同时又是同盟的领导中枢，它承担了指导同盟成员行动的任务。《新莱茵报》于6月1日正式出版，到1849年5月被普鲁士政府查封，它存在了1年时间。在这1年时间里，它发表了大量的社论、评论和报导，其中有相当一些涉及到革命运动中的军事问题。这些涉及军事问题的社论、评论和报导可大致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关于巴黎工人6月起义的，一部分是关于意大利和匈牙利等国家的民族解放战争的。恩格斯作为军事专栏的主要负责人，就这两个方向的革命运动撰写一批论文，阐述了

城市武装起义的艺术、弱小民族战胜强大民族的最有效方法是人民战争等一系列重要思想。这些见解体现了恩格斯的卓越的军事才能。据威廉·李卜克内西后来回忆，恩格斯当时匿名发表的关于匈牙利革命战争的论文，被人们认为出自匈牙利革命军的某位高级军官之手。

由于资产阶级自由派的犹豫和观望，使已经遭受严重打击的普鲁士封建贵族势力重新聚集了力量，开始向革命进行反扑。1849 年 3 月 28 日，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即全德国民议会）选举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为统一的德意志帝国皇帝，并通过了德国历史上第一部资产阶级性质的帝国宪法。当国民议会将这部宪法和皇冠奉献给威廉四世时，遭到了拒绝。这引起了人民的极度失望和愤怒，5 月中旬，德国南部的德累斯顿、普法尔茨、巴登、莱茵等地爆发了以保卫帝国宪法为口号的大规模武装起义。这是德国人民与封建专制制度进行的一场生死大搏斗。就在这时，恩格斯毅然走出《新莱茵报》编辑部，以实际行动投入到这场光明与黑暗、进步与反动的大搏斗中。

5 月 10 日，恩格斯离开科伦前往爆发了起义的爱北斐特。启程时，恩格斯携带了两箱子弹，这是由佐林根的起义工人突击普军的军械库缴获的。恩格斯之所以去爱北斐特，他在到达这座城市时曾向领

导起义的安全委员会的成员里奥泰作了说明：首先是因为受到科伦《新莱茵报》编辑部的派遣，其次是因为考虑到他会对军事有所帮助，第三是因为他本人是贝尔格区人（恩格斯的出生地巴门和爱北斐特同属这个区），能够亲身参加该区人民举行的第一次武装起义是自己的光荣。其实，在这些理由的背后，恩格斯还有更深层的理由。还是在刚刚得知德国南部地区爆发起义的消息时，恩格斯就在《新莱茵报》上撰文，建议采取三条措施以支持莱茵河右岸地区的起义 第一,在敌人占有优势的城市,如科伦、科布伦茨、威塞尔等，要放弃一开始就断定会失败的起义的企图；第二，在莱茵河左岸的小城市、工厂区和乡村中实行佯攻，以使莱茵省的驻防军保持着紧张状态；第三，把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投入到莱茵河右岸地区，使起义在这些地区更加扩大，并设法组织起一支革命军的核心。恩格斯到爱北斐特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促使第三条措施的实现，即以贝尔格区的后备军为核心把群众性武装组织整编为统一的军队，为发动整个莱茵省的起义准备军事骨干力量。鉴于爱北斐特的革命力量领导权掌握在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手中，以维护帝国宪法为目的，恩格斯从进入爱北斐特的那一刻起，就十分策略地把自己的活动限于军事方面，而不涉及运动的政治方面。

当恩格斯到达时，爱北斐特已经成立了由小资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